

边关风



放飞雄鹰。 高宏伟摄

艳阳高照，海军航空兵驻永兴岛某机场，战机呼啸而下，随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。一旁的驱鸟班副班长刘远东，长舒一口气。

几分钟前，他还神经紧绷。眼看战机即将进入降落航线，几只海鸟突然窜上跑道。战机马上就要着陆，又不能再上跑道进行人工驱赶。万分紧急下，刘远东向着天空扣响了扳机，刺耳的枪声吓跑了海鸟。

西沙永兴岛地处北回归线以南，这里终年皆夏，是大批鸟类迁徙的必经区域。这几年，每年都有百余种鸟类在岛上活动。“驱鸟是机场面对的一大难题，负责驱鸟的战士每天的工作，就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‘转个不停’。”该部领导介绍。

凌晨5点，天边泛起鱼肚白，驱鸟车司机李建波就钻入“战车”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他平均一天开车7小时，巡场数百公里，常常是晚上最后一个离场。战友们打趣说：“班长这些年的驾驶里程，已经能绕地球好几圈。”

西沙机场「驱鸟记」

■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通讯员 沈宏权 傅金泉

李建波驾驶的是一辆自带高音喇叭的皮卡车，每天循环播放着各类驱鸟声波。他幽默地说，自己是唯一可以像飞行员一样在跑道上驰骋的驾驶员，“感受飞行员的低空飞行视角，多霸气！”

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家给他起了一个“超低空驾驶员”的绰号。

正午，是驱鸟员毛勇难熬的时间。跑道周边的温度很高，阵阵热浪让人几乎窒息，身上的作训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“各地点注意，驱鸟炮一发。”对讲机响起，毛勇熟练地装好一枚“驱鸟弹”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炮响，正在空中盘旋的海鸟四散而去……

每次保障，都要在烈日下连续工作几个小时；跑道边的灌木丛中，2只汽油桶上面搭一块木板，便是毛勇临时休息的地方。

他笑着说：“驱鸟员的岗位不能固定，鸟飞到哪，我们的岗位就在哪。”

王智是驱鸟班班长，岛上的“神枪手”。因长时间端枪瞄准射击，枪油过敏导致皮肤损伤，右脸留下一道黑红相间的疤痕。

“黑枕燕鸥成群活动，对飞行危害较大，但他们对气味敏感，使用刺激性气味的驱鸟剂效果明显。”谈起鸟情防治，王智就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翠鸟头与后颈呈黑色，身上有蓝色横斑，眼前和眼下各有一黄斑；三宝鸟通体蓝绿色，嘴和脚是红色，喜欢在礁石上停窝……”说到机场的鸟类，性格腼腆的刘远东如数家珍，不仅叫得上名字，还讲得出习性。

跑道两侧的草地上高低错落着一排排鸟网，经常会有鸟儿落入陷阱。每当飞行任务结束，战士们就会解救这些小鸟并放生。

去年，他们一共放生了10余种300多只鸟。官兵们都称，驱鸟是为了战鹰起飞，战鹰起飞，是为了和平，为了这片碧海蓝天、这片人与鸟类和谐共享的“乐土”更加安宁祥和。

2022遇见·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



跋涉。

最近，一则名为“军人的发际线”的视频上了热搜。这是一则来自西藏边防的视频。一个远方的哨所、一群驻守雪山的军人，收获了“雪花一般飞来”的点赞和祝福。四面临深谷，三季雪齐腰。冬天那里的风雪被官兵称之为“沙雪”，夏天那里的雨季一来就是半个月，秋天那里的银河浩瀚如海洋。那里叫作——标沙拉错，海拔4676米。因为有了边防军人的守护，那里的雪山有了春天、冰川有了颜色。视频中最令人感动的，是一张关于“军人发际线”的对比图。图片的主角，是哨点排长范红战。有网友说：“军人的发际线从头发茂盛走到头发稀少。”还有网友说：“守护祖国河山的他们，爱得清澈，心灵澄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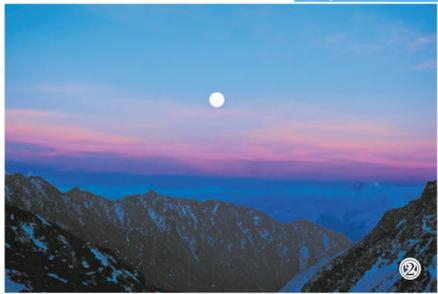
“五一”前夕，范红战1岁半的儿子，在手机视频中“寻找”父亲。对着每一个穿军装的军人，小家伙轻声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高原边防军人的坚守和他们“撤退”的发际线，让我们心疼。

高原边防军人的担当和他们“永不撤退”的家国情怀，又让我们一次次仰视着把目光投向他们，感悟到一种坚强如雪山、灿烂若星河的生命意志和纯粹清澈的爱。今天是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再过几天，我们又将迎来“五四”青年节。时隔一个多世纪，再次重温梁启超先生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我们依旧心潮澎湃。无论时代如何更迭，奋斗与奉献永远是青春最激昂的旋律，行动和担当永远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让我们向坚守在祖国边防一线的战友们致敬。青春有你，祖国有你。这一刻，值得铭记。坚守永恒，奋斗不息，祝福每一位坚守战位的战友，还有更多无数的“你”“我”“他”，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，不负青春。

——编者

远方，雪山哨点名叫「标沙拉错」

■ 本报记者 郭丰宽 特约记者 晏良 通讯员 冯亚坤



图②：从哨点眺望远方。



图①：标沙拉错哨点官兵正在点位上执勤。图②：从哨点眺望远方。图③：“五一”前夕哨点官兵雪中巡逻。

王乾摄

绍世界地理环境的杂志。领略了许多旅行摄影家在靠近北极圈冰岛捕捉到的“极光之美”，他有了一种感悟：“极端的环境，总是伴随着极端的景致，要想将生命中的极致风景收入相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——抵达极致。”

下连被分配到了西藏日喀则军分区，得知标沙拉错是亚东边防连最艰苦的哨点，范红战毫不犹豫地向上级申请“上山守哨”。

从“校门”踏入“营门”，这个年轻的00后心里，此刻尚不能完全悟透坚守与跋涉的意义。但他知道，拥有生命的“极致之美”，那才是“抵达”的意义。

平凡的珍贵

上哨2个月，山上的雨季来了。夏季的喜马拉雅山南麓，空气中水雾弥漫，下起雨来十天半个月停不了——范红战渐渐发现，在哨所最珍贵的是阳光。

晌午太阳一露头，炊事员、中士贾仕勇就抱着被子冲出哨所，抢占晾衣绳上的“最佳位置”。

除了上哨巡逻的战士，留守的小伙子们，一个接一个地跟着跑出板房，三下五除二把被子挂到晾衣绳上。

“规定动作”完成，大家还要搬着马扎整齐坐在板房外的空地上，上等兵罗荣有把这件事称之为“享受阳光”。

下士炳炳的家在海南，刚来的时候，这个黎族战士皮肤黑亮好像“包了浆”。在哨所守了一阵子，他和家人通话时说：“真想从早到晚‘拥抱太阳’。”

守在这里，阳光成了最好的礼物。范红战的“守哨日志”里，一年中晴天的日子只占三分之一，每天太阳“露脸”的时候只有晌午到午后几个小时。

一次巡逻途中，雪后初霁，太阳跳出云层。在即将抵达山顶时，阳光让官兵心里一阵亮堂。那束光带来的温暖，也为大家驱走寒意。

对比稀缺的阳光，标沙拉错“盛产”风雪。雨季过后，不到半个月，气温陡降，山上的湿气凝结成雪。

“雪一来，风也追来了。”在哨所官兵眼里，山上的天气“喜怒无常”，常常让人摸不透脾气。

去年9月的一天，范红战和战友一起前往点位巡逻。那段时间每天上午放晴，紫外线让人睁不开眼睛。他们一行5人，上山用了40多分钟。阳光清

澈，空气能见度高，范红战决定，在山上多观察一阵。

标沙拉错是一个雪山垭口。这里常年冰封雪裹，特别是入冬后，哨点周围的积雪连续四五个半月膝深。山上风大，从山下向上眺望，眼中看到的只有白茫茫一片。

上等兵穆黎明听说“沙雪”这个词，还是在跟着范红战第一次巡逻的时候。那天，上山是晴天，下山就遇上风。风卷起地上积雪的景象，就像沙漠中的沙暴。

老兵们告诉他，“标沙拉错”在藏语中意为“光明之湖”。这个诗意的名字与周围的环境形成强烈对比，让人陡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憧憬。

穆黎明家在杭州。这个从小在西湖边长大的战士，记忆中的江南水乡四季景致各不相同。来到标沙拉错，这里的“沙雪”让他联想到家乡雾色缭绕的雨后天湖，“哨所和家乡一样亲切”。穆黎明说，军人守雪山就是守家园——两个“家”里都有一个“湖”。

“生活给予什么，就去接受什么。”穆黎明有着00后特有的阳光心态，他说，能欣赏西湖山水烟雨朦胧，还能登上西藏海拔4700多米的雪峰，“坚守是一种状态，守住了雪山，也就守住了身后的家与国。”

战友的笑脸

刚上哨所时，作为哨点唯一炊事员的贾仕勇，最操心的就是每天的晚餐。

哨点驻守人不多。平日里，排长范红战、中士宋明建各带一队，分成两组轮流上哨巡逻，到点观察，还要定期执行潜伏和站哨任务……

一天忙碌下来，遇上恶劣天气，战友们常常一整天也照不上面，每天的晚餐便成了“团圆餐”。

刚满20岁的贾仕勇，父母在重庆开了一家面馆。这个山城长大的小伙子，特别会做川菜。山上潮湿，战友们总想吃点“重口味”。他让母亲寄来重庆干辣椒，一部分用来炒菜，另一部分用来做辣椒油。

黄晋，贾仕勇把菜备好，在板房门口，焦急地向远处眺望。

早已过了预定返营的时间，还不见战友的身影，他有点待不住了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范红战的歌声。他的身后，大家一边唱歌一边走来，远远望去，他们的防寒面罩上还有冰雪。

暮春已至，山顶还阴晴不定。大家带着寒意返营，一进门就闻到红油的香味。山下连队定期派人往山上背菜，哨所官兵最喜欢的还是贾仕勇用自制红油熬制的火锅底料。

那次，连队指导员刘沛霖带人上哨，哨所已被大雪封山一周多，厨房里只剩土豆。

贾仕勇用自制的佐料烤了一盘土豆招待上哨送菜的战友，他给这道菜取名“开花土豆”。

他说，战友们每人背着一筐物资和蔬菜，在齐膝的雪里走了2个小时送来了补给，“看到战友的笑脸，我们的心都乐开了花”。

从那一刻起，哨所就有了一个新的口头禅——“开花”。

邮寄的希望

在雪山上守得久了，下士周静想念他在连队养的猫。那只9个月大的“狸花”，是周静探亲归来，在亚东县城寄快递时遇到的。

那天傍晚，街上人影疏落，路边草丛传来小猫叫声。寻声找去，周静发现了这只被遗弃的小花猫。

他把只有巴掌大小的“狸花”装进背囊，坐上了连队来接送站的汽车。从此，“狸花”就在连队安了家，成为连队的“团宠”。

月末，连队“徒步运输队”上哨的时间。周静嘱咐连队留守的指导员刘沛霖替自己完成2件事：一是把女朋友给“狸花”网购的猫粮收好；二是给“狸花”拍几张写真发给他。

运输队出发没多久，周静就收到了指导员发来的连队战友与“狸花”的合影照片。

滑动手机屏幕，看到熟悉的兄弟，也看到了心心念念的“狸花”，“心愿达成”的周静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更多“心愿”还在上哨的路上。临近“五一”，哨所官兵的包裹陆续送到，亚东县邮局的汽车每半个月往连队跑一趟。每次临近节日，哨所的包裹就成倍增加。有些是家人寄来的家乡特产，也有些是哨所官兵网购的生活必需品。

“又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了。”上等兵穆黎明抱着包裹兴奋地说。收到父母从家乡寄来的香肠，他格外开心。

一个写着清秀字迹的包裹映入中士宋明建的眼帘，那是他最熟悉不过的字：“寄件人”是他的未婚妻。

璀璨的星空

雪山的星空，纯净清澈，仿佛伸手就能摘下一颗闪烁的星辰。那奇幻壮美的景象，总会吸引人不顾寒风仰头凝望。

穆黎明便是被这一片璀璨所吸引，下定决心留队，继续坚守。

每当山间有了不同景色，他就会利用闲暇时间，在相机中留下影像。

“领略壮美，感悟清澈。”这是他最初选择西藏边防的原因之一。直到来到标沙拉错，穆黎明才更加体会到，站在雪山之巅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。第一次看到标沙拉错的星空，穆黎明被震撼了……

从未拍过星空的他，学着网上的拍摄技巧，调整好光圈、快门，十几秒的曝光后，他拍到了一张璀璨的“星空图”。

把照片发给家人和同学，父亲的一句话，让穆黎明陷入沉思：“这么美的地方，值得你去守卫……”

风雪过后的夜空，格外宁静。山下守哨的连队，上士韩子瑜也和战友们一起，仰望同一片星空。再过半年，他们将和山上的战友们换防。

那天，山上的战友发来几张巡逻途中的照片。

“沙雪”茫茫，照片上的官兵已然分辨不出面貌。韩子瑜口中念念有词，他已经开始计算再次上山的日子……

范红战是标沙拉错哨点的第一任哨长。外出巡逻，他总是走在最前面；分发上级送来的物资，他总是最后一个走。

当满腔热血的新兵上哨，面对内心理想与现实的“海拔差”时，哨长的行动就是“无言教材”——让信念在心里扎根，心才能在雪山扎下根。

这里，是标沙拉错。头顶是璀璨的星空，脚下是祖国的山河。



特稿

抵达的意义

占地，仅半个篮球场大小。标沙拉错哨点坐落于山口背风处。

从哨点上山巡逻一趟，晴天时要几十分钟，下雪时得走几个小时。

4676米的海拔，让这里常常寂静无声。但每年冬季，夹着雪粒的风会让这里变得别样热闹。

排长范红战和10多位战友一年多前上山守防。第一场雪来时，被风卷起的雪粒砸在岩石和板房外墙上，那声响像极了大海的涛声。

范红战一时间觉得亲切。他记得那天，在老家山东威海，姐姐还穿着短袖T恤、抱着3岁女儿在海边拍了张照片。

夜里裹着棉被躺在床上，听着门外的风雪声，想起白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姐姐发布的海边照片，这个从军校毕业就上了雪山的新排长，产生了一种“错觉”——标沙拉错在“地球两极”。

高中时，范红战喜欢户外运动。读军校，一到周末，他就到图书馆借阅介

